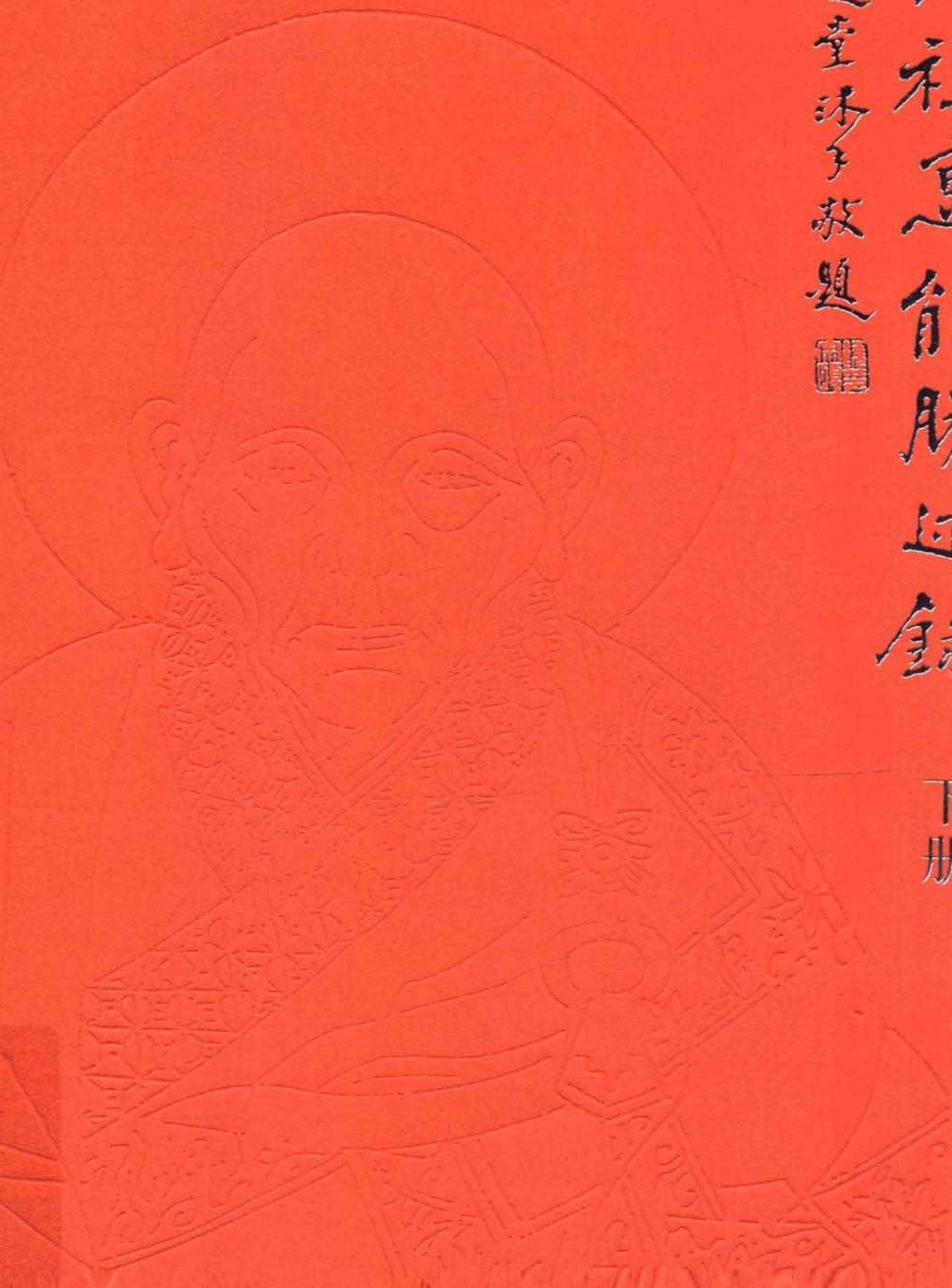


禪宗六祖惠能勝述錄

下冊

蓮童子敬題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禅宗六祖惠能胜迹录
（下册）

科学出版社

北京

第三编

禅宗六祖慧能的著作

概述

慧能大师在广州、韶州、新州等地说法利生行化40多年(667~713)。因为他不识文字,留下的著作都是在他讲说佛法时,由他的弟子记录整理流传下来的。最为大家所知的《六祖坛经》,就是由弟子法海集录而成的,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本被称为“经”的中国僧人所著的佛典,在佛教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坛经》一般人只见过流行本,流行本即是元代的宗宝本《坛经》。敦煌文献的发现,引起人们对《坛经》版本的研究和重视,现在已知的有十多种版本,还有西夏文本断片,金泽文库断片的手抄本《曹溪大师别传》等,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版本有以下几种。

1. 敦煌本

敦煌本《坛经》现在发现有两个本子,一个是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五四七五号册子,一个是敦煌博物馆藏〇七七号册子。两个本子的名称基本相同,都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唯一的差别是大英图书馆藏本的“般若”在敦煌博物馆本为“波若”,音同而字不同。

研究者认为,大英图书馆本《坛经》成书于公元780~800年,是唐代中叶的本子。敦煌博物馆本《坛经》是五代或宋初的抄本,与大英图书馆本《坛经》大致相同,属于同一系统,同出于唐代中叶的《坛经》,因其文字清晰,错字较少,所以现在很多人喜用此本进行考释和研究。

2. 惠昕本

题名为《六祖坛经》,大约成书于晚唐至宋初,分上下卷,共十一门,14000余字。由于最早发现于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故又称兴圣寺本。在日本还有大乘寺本、真福寺本和金山天宁寺本,都是它的异抄本。其中在日本石川县大乘寺发现的大乘寺本,题名为《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是宋政和六年(1116)刊本的手抄本。手抄时间明确。惠昕是唐代僧人,在序中称“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可见他做过一些增删工作。惠昕本《坛经》最早约在慧能逝世100多年之后出现,在宋政和六年(1116)再刊,传入日本。

3. 契嵩本

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大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由著名高僧契嵩改编，分十品，20000余字。宋至和元年（1054）吏部侍郎郎简所作的序文中说，《坛经》“为时俗所增损，而文字鄙俚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嵩作《坛经赞》，因谓嵩师曰：若能正之，吾为出财模印，以广其传。更二载，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粲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工镂板，以集其胜事”。

4. 德异本

题名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十品，原刻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现有高丽（朝鲜）元大德四年（1300）初刻和延祐三年（1316）复刻的本子存世。德异本从高丽传入日本，在日本有延祐三年（1316）刻本，称为“延祐本”。德异在吴中刊行《坛经》，时间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故亦称为“至元本”。德异在序文中称：“《坛经》为后人节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德异幼年，尝见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载，近得通上人寻到古本，遂刊于吴中休休禅庵。”与惠昕本相比，德异本的文句显然增多了，已经与其后的宗宝本相近。

5. 宗宝本

题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十品，20000余字，是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后，由僧人宗宝改编的。宗宝自署为“南海释宗宝”，为广州光孝寺即“风幡报恩光孝寺”住持。依跋所说，此本刊行于至元辛卯夏，即1291年，依三本而校为一本，“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请益机缘，应学者尽得曹溪之旨”。宗宝本《坛经》收入明太祖和明成祖刊行的大藏经（南藏、北藏）。日本的大正藏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也是依此藏而编入的。因此宗宝本《坛经》成为现在最为广泛流传的本子。

《坛经》多种版本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坛经》受欢迎，影响广泛，唐代以来人们不断地传抄和翻印；另一方面，在传抄和翻印的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抄本、史料、师传等进行修改、补

充和删节。对于《坛经》的演变和发展，应该历史地认识和研究，每个本子都代表其本身的历史，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现代人不应该用一个本子否定其余的本子，这样研究有害而无益。

学术界关于《坛经》的争论，莫大于胡适先生在《坛经考之一》《坛经考之二》《神会与六祖坛经》等论文中，提出《坛经》的作者是神会而不是慧能而引发的辩论。胡适先生死后，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于1969年发表《六祖坛经大义——惠能真修真悟的故事》的演讲，对胡适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后经印顺法师的《神会与坛经——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澹思的《惠能与坛经》、罗香林的《坛经之笔受者问题》等论文论证，重新明确《坛经》的作者是慧能而不是神会。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也发表一批有关《坛经》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郭朋的《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杨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周绍良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文物出版社，1997年）等。广东新兴国恩寺还编辑出版《六祖坛经》研究，共六册，结集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学者的研究论文，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03年4月出版。书中汇集大部分的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大成的论文集，为今后《坛经》的研究奠定深厚的文献资料基础。在《坛经》的普及方面，近现代出现许多白话本《坛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著名漫画家蔡自忠先生的漫画本《坛经》，在宣传普及方面独辟蹊径。

《六祖坛经》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世界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的发展，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六祖慧能创立的中国禅宗在8世纪已传入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文化研究所杨曾文教授认为，“禅宗传入日本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为发展日本民族文化起了积极作用。演变至今，禅在日本之盛行和影响蔚为壮观，据日本文部省1991年的不完全统计，全日本共有禅宗寺院21041所，禅宗信众近900万人。

禅宗还传到朝鲜和韩国。从盗取六祖慧能真身头骨的传说和韩国光州双溪寺还保留六祖头塔（顶项塔）的情况分析，唐代六祖慧能的禅宗思想已传入朝鲜和韩国。德异本《坛经》先从中国传入高丽（朝鲜），再从高丽传入日本。

中国禅宗在东南亚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如在越南，汉化大乘就很流行。明代，曹洞宗在越南信众达2000余人，得阮氏王朝礼敬，赠金帛无数。

六祖慧能的弟子中还有印度僧人掘多三藏和波斯人灵童侍者，禅宗思想对印度和波斯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禅宗传入美国的过程中，日本人和美籍华人起着中介作用。1893年，日本僧人释宗

演在世界宗教大会上推介禅宗，从此引起美国人对禅宗的注意。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对禅学的研究，直接推动禅宗在美国的传衍。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英译《六祖坛经》，张仲元译《禅宗之源》，顾毓秀撰写的《禅宗师承记》《日本禅宗师承记》《禅史》（英文版）的出版，都对禅宗在美国的流传发挥重要作用。

《六祖坛经》的翻译推动着六祖禅宗思想在世界各地的流传。自1930年起，黄茂林英译《六祖坛经》先后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开英译《坛经》之先河。迄今所见，共有15种英译本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963年美国圣约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荣捷的《坛经——禅宗的基本经典》、196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祖坛经》英文本等。此外，还有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等译本。《坛经》在世界的传播越来越广泛。现在不仅在亚洲、美洲流传，而且在澳洲、欧洲和南美洲等地流传，天下言禅者、禅修者比比皆是。六祖慧能的禅学思想不但在佛教界和文化思想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还深深地影响着诗歌、绘画、音乐、书法、园林、建筑等艺术理论和创作。

《六祖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理论经典，有学者认为是“理论顶峰”和“空前绝后的思想之巅”。可以“通天地、会人神，上达佛境，中连净土，下接世间，实为超凡入圣之关键，成佛成祖之阶梯”。（徐文明《顿悟心法》自序）六祖慧能是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东方三圣之一，他的思想智慧集中表现在《坛经》之中。《坛经》是佛经的杰出代表，也是伟大的哲学思想著作，是人类思想的精华。

现代社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诸如物欲炽盛，道德沦丧，利欲贪念泛滥，环境破坏，生存条件恶化，民族宗教矛盾频发，恐怖袭击和劫疫时起，灾难、饥荒、瘟疫不断，等等，如何来解决？怎么来救赎？很多人认为佛教禅宗的智慧提供了解决的思想和方法。六祖慧能是平民佛教的代言人，他强调普敬，主张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以人为本，反对轻人和以物为本，体现了生命至上的精神，“佛是众生，众生是佛”，万法平等，众生平等，悟道之人都是佛，救度众生是佛教立教之本。佛教的众生，包括保护地球上所有的动植物，保护众生生存的环境。近现代涌现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潮，体现了《坛经》中注重解决现实世界、现实人生、现实心性问题的智慧和思想。让我们发挥《坛经》中禅的思想慧光，帮助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使地球永远成为我们美好的家园。

除了《坛经》，现在流传的六祖慧能大师的著作还有《金刚经解义》和《金刚经口诀》两种，分别收录在《卍续藏经》第38册和第92册，本书同时收录，作为《坛经》的补充，供信众和研究者学习参考。限于篇幅，《坛经》只收录敦煌本（敦煌博物馆藏本）、惠昕本（日本大乘寺本）和宗宝本（即流行本），供大家比较学习和研究。

一 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录文（敦煌本）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受无相）^[一]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惠（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授）无相戒。

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等据（韦璩）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受，有所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

校记

[一] 根据邓文宽君研究：敦煌写本，一般习惯，对于熟悉用字、用词，乃至短句，常采用空格形式，省去重复之字。所见极是。此处空格，即依其式样，校补“戒受无相”四字。

能大师言：“善知识，净（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经）。”

大师不语，自净（静）心神良久乃言：“善知识净（静）听：惠（慧）能慈父，本官（贯）范杨（阳），左降迁流南新州百姓^[一]惠（慧）能幼少（小），父亦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忽有一客卖（买）柴，遂领惠（慧）能至于官店。客^[二]将柴去。惠（慧）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三]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现）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惠（慧）能闻说，宿业^[四]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校记

[一] “南”字上原有“岭”字，旁标“卜”字符号，表示废读。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斯五四七五号册子，以下简称“斯本”亦无“领”字，今依删。

- [二] “客”字原作“容”，依斯本改。
- [三] “蕲”字原作“新”，依斯本改。
- [四] “业”字原作“叶”，依斯本改。

弘忍和尚问惠(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惠(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一]。”大师遂责惠(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獮獠，若为堪作佛^[二]！”惠(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獮獠身与和尚不同，佛姓（性）有何差别？”大师欲更共议，见左右在旁边，大师便不言^[三]，遂发遣惠(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著^[四]惠(慧)能于碓坊踏碓，八个余月。

校记

- [一] “唯求作佛”句原作“唯求佛法作”，斯本同。句意晦涩，当作“唯求作佛”，如此方与下文“若为堪作佛”句相应。今改。
- [二] “若为堪作佛”句原作“若未为堪作佛法”。“为”字右上角标有二点，表示“为”字废读。斯本作“若为堪作佛”。句意为长，今依斯本改，删“未”字、“法”字。
- [三] “便不言”原作“更便不言”，词意重叠，斯本作“更不言”，疑应作“便不言”，今参改。
- [四] “著”字斯本作“差”，意同。

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记（已），五祖曰：“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性迷，福门何可求，汝汝（等）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一]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作！”

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不须呈心，用意作偈，将呈和尚，神秀上座是教^[二]受（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止。请不用作。”诸人息^[三]心，尽不敢呈偈。

校记

- [一] “智慧”二字，原作“智事”，斯本作“知惠（慧）”，今依校改。
- [二] “教”字上原有“故”字，据斯本删。
- [三] “息”字原作“识”，依斯本改。

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一]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唐（卢）珍看壁^[二]了，明日下手。

上座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心偈，缘我为教授师。我若不呈心偈，五祖如何得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偈上五祖，呈意即善，求法觅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呈心，修（终）不得法。”良久思惟：“甚难！甚难！”夜至三更，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呈心偈，欲求衣法：“若五祖见偈，言此偈语，若访觅我，我见和尚，即云是秀作；五祖见偈言不堪，自是我迷，宿业障重，不合得法。圣意难测，我心自息。”

秀上座三更于南廊下^[三]中间壁上事（秉）烛题作偈，人尽不知。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神秀上座题此偈毕，却归房卧，并无人见。

校记

[一] “衣”字原作“于”，依斯本改。

[二] “壁”字原作“嬖”，依斯本改。

[三] “下”字原缺，据斯本补。

五祖平旦，遂唤卢供奉来南廊下画《楞伽变》，五祖忽见此偈，请记（读讫），乃谓供奉曰：“弘忍与供奉钱三十千，深劳远来，不画变相也。《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如留此偈，令迷人诵。依此修行，不堕三恶[道]。依法修行，有大利益。”

大师遂唤门人尽来，焚香偈前，众人见已，皆生敬心。

“汝等尽诵此偈者方得见性。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尽诵，皆生敬心，唤言“善哉”。

五祖遂唤秀上座于堂内，（门）问：“是汝作偈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秀上座^[一]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但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慧）识大意否？”

五祖曰：“汝作此偈，见解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偈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不可得。要入得门，见自本性。汝且去，一两日思惟，更作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二]自本性，当付汝衣法。”

秀上座去数日，作偈不得。

校记

- [一] “座”字原缺，据斯本补。
- [二] “见”字原缺，据斯本补。

有一童子于碓坊边过，唱^[一]诵此偈。惠（慧）能及一闻，知未见性，即识大意。能问童子：“适来诵者是何言偈？”

童子答能曰：“你不知大师言：生死事大，欲传衣法，令门人等各作一偈，来呈吾看。悟^[二]大意即付衣法，稟为六代祖。有一上座名神秀，忽于南廊下书《无相偈》一首，五祖令诸门人尽诵，悟此偈者即见自性，依此修行，即得出离。”

惠（慧）能答曰：“我此踏碓八个余月，未至堂前。望上人引惠（慧）能至南廊下见此偈礼拜；亦愿诵取，结来生缘，愿生佛地。”

童子引能至南廊下^[三]，能即礼拜此偈。为不识字，请一人读。惠（慧）能闻已，即识大意。惠（慧）能亦作一偈，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著：“呈自本心。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吾大意。”

惠（慧）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是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院内徒众见能作此偈，尽怪。惠（慧）能却入碓坊。

校记

- [一] “唱”字原作“此”，依斯本改。
- [二] “悟”字原作“吾”，依斯本改。
- [三] 原缺“下”字，据斯本补。

五祖忽来廊下，见惠（慧）能偈，即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

五祖夜至三更，唤惠（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惠（慧）能一闻，言下便悟（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将衣为信，稟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五祖言：“惠（慧）能，自古传法^[一]，气如悬丝^[二]，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三]即须速去。”

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五祖自送能于^[四]九江驿，登时便别。五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

南，三年勿弘此法。难起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悟无别。”辞违已了，便发向^[五]南。

两月中间，至大庾（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捉惠（慧）能，夺衣法（法衣）。来至半路，尽总却回。唯有一僧，姓陈名惠顺，先是三品将军，性行粗恶，直至岭上来趁，把著惠（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能于岭上便传法^[六]惠顺。惠顺得闻，言下心开。能使惠顺即却向北化人。

惠（慧）能来于此地，与诸官寮道俗，亦有累劫之因。教是先圣所传，不是惠（慧）能自知。愿闻先圣教者，各须净（静）心闻了。愿自除迷，如先代悟。下是法。^[七]

校记

- [一] “法”字原作“去”，依斯本改。
- [二] “丝”字原作“茲”，依斯本改。
- [三] “汝”字原缺，据斯本补。
- [四] “于”字原作“生”，依斯本改。
- [五] “向”字原缺，据斯本补。
- [六] “法”字下原有“买”字，当是衍文，据斯本删。
- [七] “下是法”三字原为小写字。以上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向韦璩等僧俗信徒所作自述。

惠（慧）能大师唤言：善知识，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愚人知（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惠（慧）为本。第一勿迷言惠定（定慧）别，惠定（定慧）体不^[一]一不二；即定是惠（慧）体，即惠（慧）是定用。即惠（慧）之时定在惠（慧），即定之时惠（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惠（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后^[二]惠（慧），先惠（慧）发（后）定，定惠（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惠定（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惠（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迷人，不断胜负，却生法我，不离四相。

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三]心是。《净名经》云：“直^[四]心是道场，直^[五]心是净土。”莫心行^[六]谄曲，口说法直^[七]，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八]心，非佛弟子。但行直^[九]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迷人著法相，执一行三昧。直^[十]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在（不）住，即通流；住即彼（被）缚。若坐不动是，维摩诘不合呵舍利弗宴坐

林中。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致）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倒。即有数百般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

善知识，定惠（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惠（慧）法，亦复如是。

校记

- [一] 斯本无“不”字，疑是衍文，应删。
- [二] “后”字原作“发”，依斯本改。
- [三][四][五][七][八][九][十] 原俱作“真”，据《维摩经·菩萨品》改。
- [六] “心行”原作“行心”，依斯本改。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劝，悟人顿修。识自本心，是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善知识，我自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名为相？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性，念念不住。前念、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一]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无别处受生。学道者用心，莫不识法意。自错尚可，更劝他人迷；不自见迷，又谤经法。是以立无念为宗，即缘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二]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然此教门立无念为宗，世人杂见^[三]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杂二相诸尘劳。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维摩经》云：“外能善分别诸法相，内于第一义而不动。”

校记

- [一] 原缺“是无相”三字，据斯本补。
- [二] “邪”字原作“取”，依斯本改。
- [三] “杂见”字原作“离境”，依斯本改。

善知识，此法门中，座（坐）禅元不著（看）心，亦不著（看）净，亦不言动。若言^[一]看

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净，人性本净^[二]，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三]无处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净无形相，却立净相。言是功夫，作此见者，障自本性，却被^[四]净缚。若不动者，见一切人过患，是性不动。迷人自身不动，开口即说人是非，与道违背。看心看净，却是障道因缘。

校记

- [一] “言”字原缺，据斯本补。
- [二] “净”字原作“体”字，依斯本改。
- [三] “妄”字原缺，据斯本补。
- [四] “被”字原作“彼”，依斯本改。

今记（既）如是，此法门中何名座（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座（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若有相，内性不乱。本性自净自^[一]定，只缘境触^[二]，触^[三]即乱，离相不乱即定。外离相即禅，内外不乱即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菩萨戒》云：“本原自性清净。”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四]作自成佛道。

校记

- [一] “自”字原作“曰”，依斯本改。
- [二] [三] “触”字原作“解”，北京图书馆藏岡字四八号卷子（以下简称“北图本”）、斯本同作“触”，今依改。
- [四] “自”字原缺，据斯本补。

善知识，总须自听，与受（授）无相戒。一时逐惠（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一]：
于^[二]自色身归依清净法身佛，
于自色身归依千百亿化身佛，
于自色身归依当身^[三]圆满报身佛。
已上三唱。

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向者三身，自在法性，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觅三身^[四]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世（身）佛。善知识听，与善知识说，令善知识于自色身见自法性有三世（身）

佛。此三身佛，从自性上生。何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五]。思量^[六]一切恶事，即行于恶行；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像（象）参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惠（慧）如日，智如月，智惠（慧）常明，于外著（看）境，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自归依者，除不善心及不善行，是名归依。何名为千百亿化身佛？不可^[八]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思量】毒害化为畜生，【思量】慈悲化为菩萨，【思量】智惠（慧）化为上界，【思量】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一念善，智惠（慧）即生。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万年愚。莫思向前，常思于后。常后念善，名为报身。一念恶报却千年善亡^[九]，一念善报却千年恶灭。无常已来后念善，名为报身；从法身思量，即是化身，念念善即是报身，自悟自修，即名归依也。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不在归依^[十]也。但悟三身，即识大意。

校记

- [一] 原缺“佛”字，据北图本、斯本补。
- [二] 原缺“于”字，据北图本、斯本补。
- [三] “身”字斯本作“来”。
- [四] “身”字原作“世”字，依北图本改。
- [五] “万法在自性”句原作“万法自性在”，依斯本改。
- [六] “思量”原作“思惟”，依斯本改。
- [七] “自性”二字原缺，斯本作“自姓”，依校改补“自性”。
- [八] “可”字原缺，据北图本补。
- [九] “亡”字原卷作“心”，按下文“千年恶灭”，应为对句，今改为“亡”字。
- [十] “依”字原缺，据斯本补。

今既自归依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善知识一时逐惠（慧）能道：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
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

三唱。

善知识，众生无边誓愿度，不是惠（慧）能度。善知识心中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一]。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只本觉性，将正见度。既悟正见般若之智，除却愚痴迷妄，众生各各自度。邪来正度^[二]，迷来悟度，愚来智度，恶来善度，烦恼来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虚妄。法门无边誓愿学，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觉智生般若，除却迷妄，即自悟佛道成，行誓愿力。

校记

[一] “度”字原缺，据斯本补。

[二] 原缺“邪来正度”四字，斯本作“邪见正度”，今依补。并按下文“迷来悟度”句，校改“见”为“来”。

今即（既）发四弘誓愿讫^[一]，与善知识（授）无相忏悔三世罪障。

大师言：“善知识：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迷染；

从前恶^[二]行一时【除】，自性若除即是忏^[三]。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愚痴染；

除却从前^[四]矫杂心，永断名为自性忏。

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疽疫染；

除却从前疾垢（嫉妒）心，自性若除即是忏。

已上三唱。

善知识，何名忏悔？‘忏’者终身不作，悔者知于前非。恶业恒不离心，诸佛前口说无益。我此法门中永断不作，名为忏悔。今既忏悔^[五]已，与善知识受（授）无相三归依戒。”

校记

[一] “讫”字原作“说”，依斯本改。

[二] “前恶”原作“何西”依斯本改。

[三] “后”字下原有“悔”字，应是衍文，今删。

[四] “前”字原作“何”，依前后文改。

[五] “悔”字原缺，据斯本、北图本补。

大师言：“善知识：
归依觉，两足尊；
归依正，离欲尊；
归依净，众中尊。

从今已后，称佛为师，更不归依余^[一]邪迷外道，愿自(乞)三宝慈悲证明。善知识，惠(慧)能劝善知识归依三宝^[二]。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至)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离财离色，名两足尊。自(至)心归依正，念念无邪故，即无爱著，以无爱著，名离欲尊。自(至)心归依净，一切尘劳妄念，虽在自性，自性不染著，名众中尊。凡夫解脱^[三]，从日至日，受三归依戒。若言归佛，佛在何处？若不见佛，即无所归。既无所归，言却是妄。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意。经中只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性不归，无所(归)处。”

校记

- [一] “余”字原缺，据斯本补。
- [二] “三宝”二字上，原有“身”字，北图本无，今依删。
- [三] “解”字下原有脱文，今据北图本补“脱”字。

今既自(至)【心】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一]。善知识虽念不解，惠(慧)能与说，各各听：

摩诃般若波罗蜜者，西国梵语，唐言大智慧(慧)彼岸到。此法须行，不在口念，口念不行，如【幻】如化。修行者法身，与佛等也。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由(犹)如虚空。莫(若)定心坐禅^[二]，即落无记(际)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一切人及非人、恶之与善、恶法善法，尽皆不舍，不可染著，由(犹)如虚空，名之为大。此是摩诃行^[三]，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四]。又有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小。莫(若)口空说，不修此行，非我弟子。

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慧)，一【切】时中念念不愚^[五]，常行智慧(慧)，即名般若行。一念愚^[六]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心中常愚(思)，我修般若无形相，智慧(慧)性即是。

何名波罗蜜^[七]？

此是西梵音^[八]，唐言彼岸到，解义离生灭。